

從公園開始的酷兒劇場

文 | 邱安忱 | 劇作家、同黨劇團團長

圖 | 作者提供

1987年解嚴後，同志劇場開始在臺灣浮出水面，主要原創作品包含「臨界點劇象錄劇團」的《毛屍》（1988）、《白水》（1995），外國翻譯作品則包含兩個百老匯劇作《火炬三部曲》（*Torch Song Trilogy*, 1982）以及《蝴蝶君》（*M. Butterfly*, 1988）。前者在1991年由鄧安寧的「隨意工作組劇團」演出，後者是由陳培廣的「進行式劇團」演出。在1987年到1995年間，臺灣的酷兒劇場仍屬鳳毛麟角，當然這也跟那個年代同志身處的社會環境有關。

1995年，Windows 剛取代 Dos，網路尚不知為何物，更沒有現今流行的 APP 軟體。同志要交友必須到 gay bar、三溫暖，或當時稱為新公園的 228 公園。《世界電影雜誌》的徵友欄，偶而則會出現數篇徵求同性朋友的廣告。在我大學畢業後、服兵役前，沒有勇氣到 gay bar 認識朋友，又不敢去新公園，偶而在電影雜誌的徵友欄，發現數篇徵求同性朋友的廣告，居然如獲至寶，內心激動完全不輸給新大陸之於哥倫布！我鼓足勇氣在電

影雜誌刊登一篇廣告，寫的是家裡地址，但又怕身份曝光，很駝鳥式的把自己名字寫成「秋庵塵」。日盼夜盼，希望有人會對我簡單描述的身高體重及年紀有興趣，但，真的接到信後，卻連半個字都不敢回，更別說附上照片了。

終於，在當完兵後，我決定到傳說中的 Funky 走一遭。

那個夏夜，我大抵在九點鐘到達，但太多從媒體得到的同志負面形象不斷在腦海中打轉，顫抖的內心讓我無法走下臺階進到位於地下室的酒吧。倘若走進去，這輩子是不是就再也無法脫身了？我坐在對街的馬路旁，內心不段上演著糾結的小劇場，偶有經過的同志看我一眼，我也不敢回望。

在文化唸大四的那年，我在陰暗的剪接室撿到了幾本英文書，其中一本的封面畫著男性陽具，是同志詩集。我拿回家，藏在臥室書櫃最底層、最不起眼的角落，然後趁家人不在時偷看。只是，那本書還是被哥哥發現，

他指著書問我：「你是同性戀嗎？」我毫不遲疑的否認。哥哥相不相信，已經不是我可以掌控的了。

無論如何，獨自一人在馬路邊坐了快三個小時後，還是決定逃開。一陣強烈而巨大的寂寞感襲來，我覺得快要被淹沒了。這樣的感覺，後來變成了《新天堂公園》文本的基調。

Gay bar 不敢去、三溫暖讓我卻步，唯一的選擇就是新公園了。

我永遠記得那個夜晚走進新公園看到的畫面：一具具孤獨的靈魂站在路燈下，世界彷彿凝結了一般，唯一看得出時間感的，就是那一雙跟隨陌生男子游移的雙眼。大概是太害怕了，整個晚上我就只是在公園內不停走著，腳步未曾停歇。一直走到累了，便帶著強烈的挫折感回家。真的可以在新公園裡認識朋友嗎？坦白說，倘若真有人跟我說話，我大概也是立馬跑走。每次都帶著一種可以交到知心朋友的期望去到公園，但每次都只是更加沮喪。

我無法跟家人傾訴，唯一能做的，就是動筆寫下在公園流連的感覺。這是寫《新天堂公園》的初衷。不寫，我會被囤積在身體裡的孤獨感反噬而亡。

《新天堂公園》在 1995 年首演時，記者訪問我，這齣戲是如何寫作成的，請原諒我，我沒有完全說真話。那時候除了令人尊敬的祁家威以及田啟元，沒多少人敢公開在媒體出櫃。實話是，我真的去了新公園數次；謊話是，我去公園，不是做田調，而是想認識朋友，我還沒做好跟家人出櫃的準備。而且，我在公園交談的對象應該不超過五個，戲中大部分角色的故事是源自朋友或自己的想像，我只是發揮想像力假設這些人到新公園會發生什麼事。但這齣戲關於尋找愛情的主題，則確確實實是從我身上出發，所有角色的感覺也是我的情感轉移。

《新天堂公園》並不是我寫的第一個劇本，卻是我寫的第一個同志劇本。完成後沒想太多，就決定自己把它導出來。我不太記得為什麼當時沒有選擇國家劇院實驗劇場或是皇冠小劇場之類的正規劇場演出，可能是因為學校畢業，剛服完兵役，不太清楚申請流程，也有可能根本就沒有經費，甚至不知道如何申請公部門補助，如果有任何補助可以申請的話。我的大學同學古曉茵，那時受僱於剛成立的新樂園藝術空間，這個位於龍江路的小小地下室，是一群美術類藝術家所承租的展覽空間，曉茵說負責人非常歡迎我們去演出。於是我們就在那個大約二十坪左右的 L 形空間，擺上四、



《新天堂公園》廣告傳單。

年開始以派票方式售票，劇團必須在啟售前，把實體票券交給兩廳院，兩廳院再將這些票券派送到售票端點銷售。那時候，大家滿懷創作慾只想做戲，票務程序對一個小劇團太過繁複，印象中團員也對幕後行政毫無興趣，因而，最簡單的方式便是自己在演出現場銷售票券（為了逃漏稅或減少麻煩，宣傳單上還寫著：公園路燈管理費 150 元）。

五十張的紅色塑膠椅，幾片藍色薄紗佈置成的寫意樹木，加上兩把河堤搬來的公園椅，一個夏夜的新公園就此具現了。

由於經費短缺，宣傳相當簡單，古曉茵畫了兩個彷彿希臘雕像的裸體男子，站在樹下，腳下一隻大蛇，盤踞在男子左右兩側的樹的底部，整個圖案的下半方寫了英文劇名：EDEN。DM 影印完成後，我們再將這些宣傳品放置到金石堂或誠品書店。沒有網路，當然就不可能有現在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網路宣傳。兩廳院售票系統在 1988

雖然李安的电影《喜宴》在當時的兩年前推出，紅極一時，但以同志為主題的影視或劇場作品，在臺灣仍是少數中的少數，因而《新天堂公園》出現在各大報藝文版的篇幅，還真讓我大吃一驚。以往做戲，都要打電話請求記者報導或親臨記者會觀看演出片段，這個作品他們倒是相當主動的以斗大標題及照片來吸引讀者注意，我想，當時大家還是以獵奇心態來報導同志作品吧。

1996 年，我編導了第一個女同志作品《六彩蕾絲邊》，一樣在非正規劇場演出，一樣是自行到書店或藝文

場所放置宣傳單，但跟《新天堂公園》不一樣的是，這次我們引起警方的注意。兩名警察拿著我們的宣傳品到演出地，那時候大家正在排練，他們直接了當的就問這齣戲有無任何色情或妨害風化情節，原因是他們看到宣傳品上手畫了兩個裸女。雖然警察態度算客氣，但也不禁讓我們膽戰心驚了一下。事後我們笑稱《新天堂公園》沒有引起警方注意，大概是宣傳單上畫的兩個裸男有類似圍巾的衣物披在

身上，很難引起遐想。

《新天堂公園》的首演版本總共有七名演員，包含杜政哲，我的同班同學，現在是電視編劇；後來成為電視藝人的大炳，那時候他在華岡藝校唸書。到現在我都還記得，他三不五時會在排練期間消失，後來才知道是他父母欠債，有人來討債他們就得跟著父母半夜跑路，免得被追殺；以及，兩個從來沒演過戲的演員，其中一個四十多歲。那

《新天堂公園》劇照。



時候的小劇場要找到四十歲以上的男演員，根本比登天還難。

當時，劇團沒有自己的排練場，某日我在國家劇院看完戲，發現通往地下停車場的通道沒有車子進出，於是在之後的兩個月，我們便把它當作排練場，雖然三不五時會遭受蚊蟲攻擊。某次，大家排戲排到忘了時間，一看錶才發現已經十點多鐘，停車場所有通往地面通道的鐵門早已降下，竟然面臨無路可出的窘境。大家本來已做好在停車場過夜的心裡準備，才突然想起停車場有兩廳院警衛駐守的出入口。大家不敢跟警衛說我們是在停車場通道排戲，便胡亂捏造了一個

理由。總之，好心的警衛最後還是讓我們出去了。

由於是現場售票，我們無從預先得知會出現的觀眾人數，幸而演出訊息在報紙露出後，同時也身為製作人的古曉茵告知大家，她在上班時間接到非常多詢問電話，這讓大家更期待正式演出日的到來！

首演當天，我們早早就到藝術空間準備舞臺陳設，悲劇卻發生了：數個工人正在使用味道極度濃烈的清潔劑清除地板污漬！不知是大樓管理出問題，還是演出場地沒有協調好，總之，刺鼻的氣味讓我們根本無法在裡面停留超過五分鐘。可能是化學藥劑的影響，抑或是心理打擊太大，面對如此情境，我坐在通往一樓的樓梯處，淚流不止，內心除不斷盤算著晚上要如何跟觀眾解釋演出取消的原因，也為七個一起在停車場排練的演員難過；辛苦工作兩個月，首演就這樣毀了，接下來的幾天更不知可否繼續演出！幸而，工人們不知從哪搬來數台工業用電風扇，整個地下室經過數小時的強力



《我的妻子就是我》劇照。



《飛天行動》海報。

吹送，清潔劑的味道才逐漸散去，大家開始破涕為笑。觀眾從六點左右就開始現身，至演出七點半，小小的空間被擠得水泄不通。有些觀眾甚至只能站在門口樓梯間觀看也不願離去。七場的演出，每場大約都有一百出頭的觀眾，是我們預估人數的兩倍。

1997年，《新天堂公園》在公館耕莘小劇場重新演出，由原始製作的演員杜政哲擔任導演。2001年，同黨劇團掛牌成立，《新天堂公園》在2002年參與誠品藝術節演出，比較特別的是，這次的製作我把原本七個角色濃縮成六個，並由我自己跟李寶康兩人演出所有角色，演員在每次下場後，必須轉換成另一角色立即上場，完全是演技大考驗。同樣的版本在

2003及2004年，又分別在牯嶺街小劇場及紅樓劇場演出。

在我編導連串同志作品的初期，一個大學學妹請人轉告我，不要再做同志作品了，在學校擔任助教的她每每被問及劇團的事，都覺得萬分丟臉。也許這位學妹是基於她的道德立場善意地提出建議，但就是因為這些不認同的力量，讓我的反作用力更為強大。在《新天堂公園》之後，我又做了描寫女同志生活的《六彩蕾絲邊》、臺灣老年同志口述歷史音樂劇《世世代代》、六個同志相關議題的《有志一同獨角戲聯演》、80年代愛滋抗爭歷史的《平常心》、以臺灣獨立為主題，混入性別、身份、及國家認同議題的《飛天行動》，以及以東德跨性人為主角，探討歷史與真實的《我的妻子就是我》等作品。在《飛天行動》，我繼續嘗試《新天堂公園》發展出的多重角色扮演；《我的妻子就是我》則挑戰一人分飾四十角的兩小時單人演出。

這篇回顧《新天堂公園》創作歷程的文章，好像讓我又看到二十五年前的自己，不管社會有多少歧視與偏見，我仍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存著。它記錄了我的一段同志歲月、記錄90年代一部份同志的生活樣貌；也讓我更看清未來的創作，必須更牢記：永遠要真誠面對自己最脆弱的部分。